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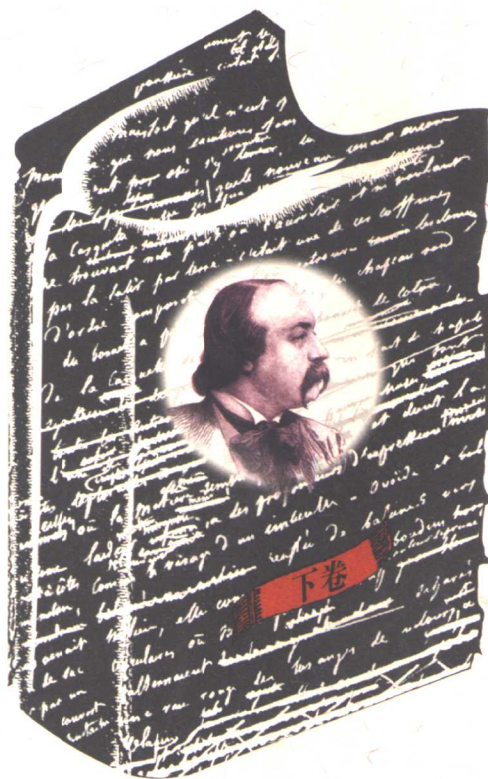
福楼拜 小说全集

[法] 福楼拜 著

刘益庾 刘 方 译



Impression



人民文学出版社

福楼拜

小说全集

三故事 布瓦尔和佩库歇

刘益庾 刘 方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福楼拜（1821—1880）是十九世纪继巴尔扎克、司汤达之后跃入法国文坛的第三位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不仅在当时的法国引起爆炸性的反响，且至今仍作为经典名著享誉世界。

福楼拜毕生从事写作，而成品数量并不很多，包括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在内，总共只有五部长篇和三个短篇。但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已足以使他超越许多同代作家而步入大师的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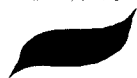
福楼拜对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最大突破，是从作品中完全排除主观抒情成分，创立了所谓“纯客观”的艺术。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证明：功力深厚的艺术家，完全可以通过他所选择的富有特征意义的细节及事件的组合，来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而不一定要直抒情怀。这种把作者和作品拉开一定距离的写作方法，以其客观、冷漠的风格，对后来的法国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因而福楼拜在二十世纪名声大振，被当代文学评论家奉为现代派艺术的先驱。



总序

包法利夫人

萨朗波



情感教育

圣安东尼的诱惑



三故事

布瓦尔和佩库歇

附录：

福楼拜文学书简

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



Cher Ernst

Je te prie de me répondre et me dire
si tu veux nous associer pour la écriture des
histoires. Je t'en prie dit-moi la, parce que
c'est ta seule bien nous associer. Je t'en
ai des cathédrales que j'ai commencé à
écrire, et je te prie de me les p. rendre
-es, si tu veux écrire quelques choses
dehors, tu me feras beaucoup de plaisir.
Ainsi ~~l'un~~ l'un de ce que tu
ne lui envoie pas. Je te prie en outre
de me donner des nouvelles de ta Rome
toute et ainsi que ta respectable famille.
répond moi le plus tôt possible
ce que t'en écrit pas plus long. J'ai
un devoir qui me presse. Je t'en prie
de te dire. Je t'en prie.

Ton fidèle ami

de la ^{Paris} ~~Paris~~ 1891 Gustave Flaubert

福楼拜手迹

目 次

三故事	刘益庚 译 (1)
淳朴的心	(3)
圣朱利安传奇	(39)
希罗迪娅	(68)
布瓦尔和佩库歇	刘 方 译 (109)

附录

福楼拜文学书简	刘方 选译 (435)
福楼拜生平创作年表	阿尔贝·蒂博代 编 (577)
	杨国政 译

三 故 事

刘益庾 译

淳朴的心

—

提起欧班夫人的女仆费莉西泰，主教桥的太太们眼红了整整半个世纪。

她每年工钱一百法郎，既管下厨做饭、收拾房间，又管缝补和洗熨衣服，还会套马、饲养家禽、炼制奶油，对女主人更是一贯的忠心耿耿；而这位夫人却不是个脾气随和的人。

夫人早年嫁给一位没有产业的美男子，可惜早在一八〇九年初，他就丢下两个幼小的孩子和一身债务，与世长辞了。她只好卖掉她的不动产，仅留下杜克和杰福斯的两处田庄。这两处田庄一年的收入最多不过五千法郎，所以她离开圣梅兰的住宅，搬到一所开支较小的房子里居住，这所房子是她祖上传下来的，坐落在菜市场后面。

房顶上盖着青石瓦片，一边是一条小巷，另一边是一条通向河边的小路。房子内部，地面高低不平，走路时一不小心，就会摔倒。一间狭窄的过厅将厨房和“正房”隔开。欧班夫人整天呆在这正房里，坐在窗前一张麦秸面的靠椅上。八把红木椅子，沿着白漆的护壁板，摆成一排。晴雨表下方的一架旧钢琴上，匣子、纸盒，堆得像一座金字塔。壁炉是路易十五式的，用黄色的大理石砌成，两旁各有一把缎子面的安乐椅。一只座钟放在炉顶

中央，像一座维斯塔^①的神庙。房间里有一点霉味，因为地板比花园低。

二楼的第一间屋子是夫人的卧室，这房间颇为高大，墙上裱着印有素色花朵的糊壁纸，挂着“麝香公子”^②装束的老爷的遗像。卧室通向另一间较小的房间，那里放着两张不铺垫子的小人床。靠里的一间是客厅。这客厅长年关着不用，里面堆满了蒙着布罩的家具。再往里，一条过道通向书房；书橱里摆着一些书籍和废纸，从三面围着一张黑色的大书桌。两边的护壁板上，挂着好些钢笔画、水粉风景画和奥德朗^③的版画，使人想起往年的好光景和消逝了奢华。三楼，一扇天窗照亮了费莉西泰的卧室。从那里，可以看到一片牧场。

费莉西泰天蒙蒙亮就起床，怕误了弥撒。接着，她手脚不停地忙到天黑。吃过晚饭，她收好碗碟，关紧大门，往炉灰里添过木柴，就在炉膛前面打瞌睡，手里还拿着一串念珠。买东西时，她那股讨价还价的犟劲，没人能比。要说干净，那些亮锃锃的锅子，能把别人家的女仆活活气死。她生活节俭，吃饭时细嚼慢咽，还用手指把桌上的面包屑沾食干净。那面包是专为她烤的，每个重十二磅，够她吃二十天。

一年四季，她总是披着一块印花布方巾，用一个别针扣在背后；她戴一顶遮没头发的软帽，穿一双灰色的袜子，系一条红色的裙子，再在上衣外面加上一条长围裙，像医院里的女护士那样。

她的脸庞瘦削，嗓音很尖。她二十五岁时，看上去足有四

① 维斯塔，古罗马的灶神，女性，其神庙的形状像一座圆亭。

② 麝香公子，法国一七九四年“热月政变”前后的年轻保王派，他们大都身穿灰色的燕尾服和紧腿裤，系绿领带，身上还带着麝香，故名麝香公子。

③ 奥德朗，法国著名的版画世家，最有名的是钱拉·奥德朗（1640—1703），他擅长刻制法国名画家普桑、勒布伦等人的作品。

十。她一到五十，旁人就根本无法猜测她的年龄了。她沉默寡言，身子挺得笔直，一举一动有板有眼，就像一个木雕的女人，由某种机械支配着她的行动。

二

她像别的女人一样，她有过一段恋爱史。

她父亲是泥水匠，从脚手架上跌下来摔死了。母亲也相继去世，几个姐姐各自谋生去了。一个佃农收留了她，虽然她年纪还小，也要叫她到田野里去放牛。她披着破衣烂衫，冻得直哆嗦；她趴在地上喝水潭里的水，平白无故就挨打，最后被冤枉偷了三十个苏^①，给赶了出去。她跑到另一个田庄，在那里饲养家禽。东家挺喜欢她，所以伙伴们忌妒她。

八月里，有一天晚上（她那时已经十八岁了），他们拉她到考勒镇去参加晚会。那刺耳的提琴声，树丛里的彩灯，花花绿绿的衣衫，金色的十字架，各式各样的花边，还有那跳跳蹦蹦的人群，马上弄得她晕头转向、手足无措。她怯生生地闪在一旁观看。一个模样很有钱的年轻人两肘靠在一辆小车的车辕上抽着烟斗。他过来邀她跳舞，请她喝苹果酒，喝咖啡，吃点心，还送给她一条丝绸头巾。他以为对方领会了自己的意思，献殷勤送她回家。走到一块荞麦地边，他粗鲁地把她按倒在地上。费莉西泰一害怕，叫了起来。他只好走开。

另一天晚上，她在去博蒙镇的路上遇到一辆大车。大车装满了干草，慢悠悠地在前面走着。她想赶到头里去；在挨着车轮走过时，她认出，赶车的就是戴奥多。

他若无其事地和她攀谈，说那天的事一定得请她原谅，“毛

^① 苏，法国辅币，二十个苏合一个法郎。

病就出在多喝了几杯”。

她不知道怎样回答，直想逃开。

戴奥多马上换了话题，谈起了年成和镇上的头面人物。他还说，他们成了邻居了，因为他父亲已经离开了考勒镇，搬到艾考的田庄里来了。她脱口“啊！”了一声。他说，家里人希望他早点成亲。可是，他并不着急，一定要娶一个称心如意的妻子。费莉西泰低下了头。于是，他问她想不想嫁人。她微笑着回答说，取笑别人是不应该的。“不，我对你起誓！”说着，他伸出左手，搂住了她的腰；她就让他紧紧地搂着往前走；他们的脚步也放慢了。风软绵绵的，星星亮闪闪的。满满的一车干草在他们前面悠来晃去；四匹辕马拖着慢步，带起一片尘土。走了一会，它们径自朝右面拐了弯。戴奥多吻了她一下。费莉西泰在夜色中跑开了。

下一个星期里，戴奥多和她约会了几次。

他们躲在院子尽头靠墙的一株树下相会。她并不像小姐们那样天真。牲口早就教会她了，可是，理智和保持节操的本能使她免于失身。她这样推推阻阻，越发煽起了戴奥多的爱火。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也可能是出于天真的想法，表示要娶她做妻子。她将信将疑，他则赌咒发誓。

过后不久，他谈起一件不如意的事来：去年，他父亲给他买了一个壮丁，但是，说不定哪一天，他可能还要被征召去的；他想起当兵就害怕。可是费莉西泰认为，这种懦怯的心理恰恰证明了他对她的爱情，所以也就加倍地爱他。她经常在夜里溜出来，和他幽会，戴奥多一会儿发愁，一会儿央求，把她折磨个够。

后来，他说要亲自去省长官邸打听消息，并约她在下个星期日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听他的回音。

约会的时间到了，她跑着去会她的情人。

她见到的是戴奥多的一个朋友。

那人告诉她，戴奥多不能再和她见面了。他为了逃避征召，已经和杜克的一位有钱的老寡妇勒胡赛太太结了婚。

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她扑倒在地上，呼天抢地，嚎啕大哭，然后，独自一个人在田野里抽泣到天明。她返回田庄，表示不打算再做下去了；到了月底，她领了工钱，把自己的东西包在一块头巾里，来到主教桥。

她走到客店前，向一位戴寡妇帽子的太太打听。这位太太正要雇一个女厨子。姑娘虽然没有什么本领，但看起来态度诚恳，而且要求也不高，所以欧班夫人最后说：

“好吧，我用你啦！”

过了片刻，费莉西泰就在她家安置下了。

女主人很讲究“家风”，而且嘴里老是叨念着“老爷”，使人感到他无处不在。所以，费莉西泰初来时老是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七岁的保尔，刚满四岁的维尔吉妮，在她眼里都是用珍贵的材料捏成的；她常常像马一样把他们驮在背上。可是，欧班夫人不许她过多地吻两个孩子。她觉得很受委屈。不过这里的环境安适，她也就渐渐地消除了忧闷。

每逢星期四，几位常客照例要来玩几局波士顿牌。费莉西泰事先给客人们准备纸牌和脚炉。客人们八点整上门，快敲十一点的时候告辞。

每星期一的早晨，住在林荫小道旁的旧货商就地摆开他的破铜烂铁。不一会，镇上充满了嘈杂的人声，其中还夹杂着马嘶、羊咩、猪哼和吱吱嘎嘎刺耳的车轮声。临近正午，赶集进入高潮。这时，总有一位老农跨进门槛。这老农身材高大，脑后歪戴着一顶鸭舌帽。他是杰福斯的佃户罗勃兰。不一会，杜克的佃户里埃巴也来了。他是个红头发的小矮子，胖得圆滚滚的，穿着一件灰上衣，皮裹腿上绑着马刺。

他俩是给东家送母鸡或奶酪来的。这时，不管他们要什么花

招，每次都要被费莉西泰戳穿。他们临走时，总是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时候，欧班夫人要接待一位叔叔德·格莱芒维尔侯爵。他因为吃喝嫖赌，毁了家业，如今住在法莱士的最后一小块土地上。他总是在用午饭的时候到，身边还带着一条吓人的鬃毛狗。这畜生的爪子常常要把所有的家具弄脏。侯爵大人呢，尽管他竭力装出一副上等人的样子，甚至每次说到“先父”两字，总要脱下帽子，可是他恶习难改，一见到酒就自斟自饮，喝个没完，嘴里还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末了，费莉西泰总是和颜悦色地把他推到门外，嘴里说着：“差不多了，德·格莱芒维尔老爷！下回再喝吧！”说完，她顺手关上了大门。

她很乐意为当过诉讼代理人的布雷先生开门。可是，她一看他的白领带、秃脑门、衬衫前襟上的花边、宽大的棕色礼服，还有他那弯起胳膊捏鼻烟的姿态（总之，他的整个模样），她就会感到心慌意乱，就像我们见到大人物时一样。

他替夫人管理产业，所以经常一连好几小时和她呆在“老爷”的书房里。他总是担心受牵连，对官府毕恭毕敬。他自称懂拉丁文。

为了用一种有趣的方法教育孩子，他送给他们一套地理知识图片。那些图片上印着世界各地的风光，有头插羽毛的吃人生番，有抢走一位姑娘的一只猴子，有沙漠里的贝都印人^①，还有一条中了鱼叉的鲸鱼，等等。

保尔把这些图片讲解给费莉西泰听，这也就是她学到的全部文化知识。

孩子们是在基约那里受的教育。他是一个在区公所当差的可怜虫，出名的写得一手好字，喜欢在靴子上磨他的小刀。

^① 贝都印人，生活在北非和中东的沙漠中的游牧民族。

遇到晴朗的好天气，全家人大清早就去杰福斯的田庄。

田庄在一个斜坡上，房舍造在院子中央。远处，大海像一个灰色的斑点。

费莉西泰从篮子里取出冷肉片，一家人就在紧靠炼奶棚的一套房间里吃午饭。这里原来是一座别墅，如今就剩下这么几间了。墙上的糊壁纸已经破烂不堪，穿堂风一过，就瑟瑟地抖动起来。欧班夫人触景生情，难过得低下头来；这样，孩子们也不敢吱声了。她于是说：“去玩吧！”孩子们拔腿就溜了。

保尔爬进仓房里捉小鸟，往池塘里打水漂，或者拿木棒敲大桶，敲得像鼓一样咚咚直响。

维尔吉妮喜欢喂兔，或奔来奔去采摘矢车菊，她跑得飞快，露出了绣花的衬裤。

秋天的一个黄昏，他们穿越一个牧场，准备回家。

上弦月照亮了天边一角，夜雾像一片轻纱，飘浮在杜克河弯曲曲的河面上。几头牛躺在草地中央，静静地看着这四个人走过。到了第三块草地里，有几头牛站了起来，在他们前面围成一圈。费莉西泰说：“别害怕！”她哼起一种悲歌似的曲调，轻轻抚摩着身边那条牛的背脊；它转过身去，其他几头也跟着它转了过去。可是，就在他们穿越下一块草地的时候，平地响起一声惊人的牛哞，一头公牛从雾里钻出，朝着两位妇女走来。欧班夫人想跑。“别跑！别跑！走慢一点儿！”不过他们还是加快了步子。他们听到低沉的鼻息声在背后越来越近。牛蹄像铁锤敲打着草地；它已经奔过来了！费莉西泰回身抓起两把土块，朝它的眼睛里扔去。那畜生低下了头，摇晃着犄角，浑身颤抖，连声狂哞。这时，欧班夫人已经领着两个孩子跑到了牧场的尽头。她又急又怕，不知怎样越过那道围子。费莉西泰面对着公牛，不停地朝牛眼里扔土块，使它睁不开眼睛。她边扔边退，嘴里喊着：“快跑！快跑！”

夫人下到沟底里，一会儿推保尔，一会儿拽维尔吉妮，她爬上去又摔下来，最后鼓足勇气，总算爬到坡上。

这时，公牛已把费莉西泰逼到一道栅栏跟前，它喷出的口沫溅了她一脸。再迟一秒钟，牛角就会顶穿她的肚皮。幸好，她及时地从两根木桩中间钻了出去。那庞然大物吃了一惊，站住了。

好几年里，这件事成了主教桥居民的谈话资料。费莉西泰可并不因此感到骄傲，她甚至根本没拿它当一回事。

近来，维尔吉妮占去了她的全部精力，因为女孩子自从受了那场惊吓，神经受到了刺激。她的医生布巴建议，带她到土镇洗洗海水浴。

那时候，到土镇洗海水浴的人不太多。欧班夫人四处打听情况，还请教了布雷，像出远门似地准备起来。

动身的前一天，行李就由里埃巴用小车送走了，第二天，他牵来两匹马，其中一匹套着女用的配有天鹅绒靠背的马鞍；另一匹的胯背上，放着一个斗篷卷成的座垫。夫人上了马，走在里埃巴后面；费莉西泰负责照料维尔吉妮；保尔骑的是勒夏杜瓦先生的驴子。借驴子有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小心照料它。

这条路难走极了。他们整整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完这八公里。马踩在泥地里，一直陷到踝骨，要猛摇几下屁股，才能把脚拔出来；有时候，马被车辙绊住了腿，有时候非得跳着走。里埃巴的母马还常常突然止步不前，他总要耐心地等它；这时，他就讲起路旁地主们的事，其中还穿插几句他对道德问题的感想。就这样，在经过杜克镇里早金莲围绕的一排窗户时，他耸了耸肩膀说：“就说这儿的一位勒胡赛太太吧，她不挑年轻的男人，反倒……”费莉西泰没听清下面的话，因为马正在小跑，驴子在奔；他们进了一条小路，路旁的一扇栅栏门打开了，出来两个孩子，大家就在离门槛不远的粪池前下了马。

里埃巴的老伴一见到女东家，显出欢天喜地的样子。她开出

午饭款待她。饭桌上摆着牛里脊、大肠、灌肠、烩鸡块，还有起沫的苹果酒、蜜饯馅饼和酒醉李子。她满嘴的客套话，说夫人的身体显得更加健康啦，小姐出落得越发“俊俏”啦，保尔少爷也特别“结实”啦，还不忘提一提他们早已过世的祖父母，因为里埃巴家为主人当了几代的差，老一辈的主人他们全认识。这田庄也和居住的人一样，像是传了好几代了。房顶上，椽子已经蛀了。墙壁也被炊烟熏黑。玻璃窗灰糊糊的，蒙着尘土。一只橡木餐具架上，摆满了坛坛罐罐和各种器皿：水壶、锡盘、捕狼的夹子、剪羊毛的大剪子，还有一个挺大的灌肠器，孩子们一看到它都乐了。三个院子里，苹果树的根部长满了蘑菇，有的在枝桠间长着一簇簇榭寄生。好几棵树被大风刮倒，可是又在半腰里抽枝发芽；每棵树上都果实累累，把树枝也压弯了。茅草铺的房顶像覆盖着棕色的天鹅绒，虽然有点厚薄不匀，倒也经得起最猛烈的狂风吹刮。可是，车棚眼看就要倒塌了。欧班夫人说，她会放在心上的。接着，她吩咐重新套好牲口。

又走了半小时，他们才到达土镇。一行人下了驴马，准备徒步绕过“艾高尔”悬崖，这悬崖高高地突出在一群船只的上空。两分钟以后，他们到了码头，随即走进大卫婶子的“金羊”客店的院子。

换换空气，洗洗海水浴，果然见效。维尔吉妮从头几天起，就觉得不那么虚弱了。她没有游泳衣，就穿着衬衫下水；女用人在海关上一间供浴客使用的小屋里给她换上干净的衣服。

每天下午，他们骑驴子翻过黑石崖，到海格镇那边游玩。一条羊肠小道向高处伸展，道旁的地形错落有致，犹如公园里的大草坪；高地上，一片片牧场隔着一块块农田。路边的荆棘丛里，长着一簇簇冬青；几株干枯的大树伸出枝杈，疏疏落落，在蔚蓝色的天空里画出一些之字形的曲线。

他们几乎总是在同一块草地上休息。这地方面向大海，左边